

孔子與上帝

如果問「孔子信上帝嗎？」人所給的回答可能多
數是否定的，大家還喜歡引兩句論語中的話來支持這
個論點，就是「敬鬼神而遠之」和「子不語怪力亂神」。

這個說法正確嗎？從表面上看好像定案了，再沒
有商量的餘地，實際上這是個極大的誤會，出於國學
上的不明白，而且錯得不能再錯了。
怎麼說呢？因為在今人的腦子裏，神這個字，所
指主要就是上帝，兩個詞也是絕對可以平等互換的，
您看我們所用的聖經不是就分成兩種，「神」版和「
上帝」版？但倘若以為二千五百年前孔子時代也如
此，那就要開笑話了。
把孔子時代的字典「爾雅」翻開，頭一卷（釋詁
上，把孔子時代的古文）就找到代表上帝的「帝」字
，與祂並列的有「天、皇、王、后」等，卻找不著一

個「神」字；而神字被安排在卷二（釋詁下），一共
出現了三次，非但沒有一次是與上帝同義，並且第二
次正是與「亂」字並列的。
怎麼回事呢？原來當時神這個字固然可能包含上
帝，但並不專用來代表那造化萬物的主宰。名詞的用
法是泛指靈界的諸元，可好可壞：凡鬼神、亂神都屬
此類。動詞，形容詞的用法則有謹慎，敬重的意思。
因此，孔子的那兩句名言，與上帝毫無關涉，實在是
指著他不隨流迷信鬼靈。那麼孔子到底信不信上帝呢

我們都知道孔子是最看重禮的，儒家的理想就是
用禮來治世，他們所說的禮除了社會的秩序倫理之外
，還有「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祭祖，長幼有序）
也」，以及「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十九
章引孔子的話）；這個事上帝的郊社之禮又是一切禮
儀的基礎，是由國君代表人民來行的，稱作「禘」（
仍讀作帝，祭祀上帝的意思），是「治國之本」，又
是「諸禮之發」（禮記）。孔子在魯國的時候，認為
他們的禘祭未按規矩而行就恨不高興，不願意繼續觀
禮（「禘自既灌而後行，吾不欲觀之矣！」——見論
語八佾）；又說祭祠這一類的事，如不能親自參加，

就像沒有獻祭一樣，而且祭神的時候，必須相信神的存在與同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從這些話中，您想孔子可能是個不信神的人嗎？答案應該是極為明顯的：孔子不但信，而且非常虔誠。

那麼孔子禱告嗎？有一回他生了病，學生子路來請老師祈禱，孔子故意問他說古人可有這樣的規矩？子路引詩經的例子說是應該禱告的。孔子見他答的好，就說：我已經禱告了很久了（「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他又曾經很明確的告訴前來請教禱告之事的皇戚孫賈說：一個人若在上帝面前顯為有罪，怎麼禱告都是枉然的（「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在春秋以前，「天」就是指那位「能聽能看的上帝」——朱自清著經典常談。顯然孔子會同意聖經的啓示，就是人要與神恢復往來，罪的問題不能被解決。

孔子死後五百年，上帝使十字架上的耶穌成為全人類的贖罪祭，「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聖經希伯來九：12）您想，孔子若聽見這個好消息，他會不會接受呢。

=====

（上接第六頁）
要理論了。雖然他沒有得到問題的解答，也不知道他痛苦的原因是什麼，約伯記的故事卻已經結束了。

六，這本書所對付的，其實不是苦難的問題，而是自義的問題。既然約伯要向神挑戰，神就叫他把智慧、公義拿出來。當神一件件說明祂的真實、公義、能力、創造、權柄、智慧時，約伯無話回答。人如何能脫離自義呢？和人比較，難免自義；和神相比，只有自慚形穢，自義不起來了。

神沒有回答他的問題。神說話，一顯現，約伯忘記自己為什麼發怨言。神自己是一切問題的答案。約伯知道發怨言是沒有知識的，是愚昧的，他和幾個朋友用許多無知的言語，使神的旨意暗昧不明。他認識了自己，並且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就從一切的問題中回轉過來。這一個「回轉」就是整個約伯記的結局。約伯不再在自己裏面了。神吩咐他，他就為他的朋友禱告，然後神使他從苦境中轉回。

七，約伯記中的對話如此強烈，有許多話，真理是對的，安慰人卻沒有用處。雖然如此，我們能在其中學習功課總是實際的。我們能從這卷書中得到許多智慧，這本書不愧是聖經中第一本智慧書。

（全文完）